



“草原部落” 黑马文丛 ● 贺雄飞 主编

铁 · 屋 · 中 · 的 呐喊

余杰 著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草原部落”黑马文丛·贺雄飞/主编

铁屋中的呐喊

——北大怪才的抽屉文学之二

余 杰/著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铁屋中的呐喊：北大怪才的“抽屉文学”之二/余杰著

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8.9

（“草原部落”黑马文丛/贺雄飞主编）

ISBN 7-80100-375-6

I. 铁… II. 余… III.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文集
IV. 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5119 号

铁屋中的呐喊

——北大怪才的“抽屉文学”之二

责任编辑：刘向鸿

*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新中街 11 号

邮编：100027 电话：64153909

北京市平谷县兴谷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销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4.5 字数：350 千字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7000 册

ISBN7-80100-375-6/Z·67

定 价：22.80 元

酋 长 话 语

不再把贫乏当作贫乏,是一个时代绝对贫乏的象征。

——余 杰

本批放出的第一匹“黑马”,是由《中国青年报》的名牌栏目“冰点”1996年—1998年发表的专题报道精选而成,名为《冰点’98—寻回心灵深处的感动》。有趣的是,这匹“黑马”是由中青报的一群“黑马”组成的,合十为一,实力大增。“冰点”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用感人肺腑的事实讴歌真、善、美,几乎每篇报道都使人荡气回肠。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许多报道来源于它,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风靡一时的畅销书《我认识的鬼子兵》也启蒙于它。“冰点”虽名为冰点,实为热点,而且都是永恒的热点,是关系着老百姓和社会命运的深层次的热点。

正如余杰所说,这是一个物质比任何时代都要丰裕的时代,也是一个情感比任何时代都要匮乏的时代。这个时代定会有日新月异的发明创造,使我们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唯独让感动脱离躯体,在黑暗的街甬中徘徊。“冰点”追寻的就是当今时代最缺乏的,也是最弥足珍贵的感动。《“笨拙”的锤子》、《一个不可思议的生命》、《黑镜头》、《省委书记和69颗土豆》、《我为孩子讨说法》等文章,哪一篇不使我们泪光盈盈?对于从事新闻写作和中小学思想工作的人来说,《冰点》无疑是最真实、最感人,也是最具说服力的教科书。

老百姓说,当今中国媒体有三大栏目他们最信赖,即中央电视

台的“焦点访谈”、《南方周末》的“时事纵横”、《中国青年报》的“冰点”专刊，它们是真正正义的声音；“冰点”主编李大同说，我们的书里没有大款暴富、明星轶闻、股市沉浮和情场风云，只有善良、坚忍、奉献、正义感和同情心，还有与命运的搏斗、对自然的忧思、对世象的剖析和对历史的回眸。我们拒绝假话，我们的目标是追寻国人心中那份久违的感动；上帝说，在这个信仰危机的时代，“冰点”的社会使命是伟大而高尚的。“冰点”的真正上帝是老百姓。

二

古老的西班牙人认为，贵族身上流淌着蓝色的血液，后来西方人用“蓝色”泛指那些有高贵智慧的精英才俊。25岁的余杰就是这样的蓝色怪才，上一本《火与冰》和这一本《铁屋中的呐喊》足可以令他在本世纪末中国文坛领有一席之地。

蓝血余杰的天才首先表现在他睿智而深刻的思想和强烈的反叛精神。余杰是真正继承了鲁迅的衣钵，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常常使人读后拍案而起。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神圣的使命感使他虽身居铁屋却桀骜不驯，杨朔、钱钟书、杨绛、钱穆、郭沫若、季羡林等大师在他的眼中全成了重新评说的对象，这气势使那些媚俗平庸的伪文人相形见绌。正如他在《知识分子：终结或再生》一文中所说，跟着主流文化走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大的罪过，异化是我们引以为荣的自我评价。

蓝血余杰的天才还表现在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渊博的学识上。他遍览世界文学名著和哲学名著，并将其精华凝炼在他的文章中，他的渊博让他的导师亦大为惊诧，但他绝不是简单的克隆名著中的只言片语来唬人。他还通读中国历史名著，并写下了令人怵目惊心的《我看〈水浒〉》和《资治通鉴批判》。对艰深晦涩史书的咀嚼和深入思考，正反照出他严谨的治学态度。正因如此，他才常常感到孤独，枯燥的历史之旅，谁愿与他同行？

蓝血余杰的天才还表现在他用双手写文章。白天他用左手写那些拷问心灵和批判历史的思辨性随笔,晚上他则用充沛的激情描述风花雪月和红尘沧桑,他的美文不逊色于周作人和贾平凹,余杰虽是一个迷,令我们亦惊亦佩,却原来也是性情中人。

无论如何,余杰终于产生于我们这个时代,他把解剖世界的慧眼和利剑昭示人间,他把虽偏激但雄性十足的个性和才华展露无遗,也把忧国忧民、感情丰富细腻的文人之美让我们一览无余,更把逻辑缜密、思维严谨的历史反叛精神暴露于天下……这一切的一切,在我们这个时代都闪现出炫目的光芒。他在铁屋中声嘶力竭的呐喊,常常将我们从梦中惊醒,并吓出一身冷汗。

余杰还是个孩子,他属于全中国和全体中国知识分子,每个同道有责任保护他和呵护他,绝不能让他蓝色的血液中流入杂质。而对于余杰自己来说,也绝不可自恃才高,得意忘形。夜正长,路也正长……

三

“草原部落”黑马文丛,虽在全国书市普遍不景气的时候,一不留神走俏了,并在不经意间长成一棵小树,但毕竟也还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婴儿。我们的目标是慧眼识得中国所有的黑马,云集草原,营造一个“黑马”争鸣的新时代,用我们的思想和激情奏响世纪的悲歌。

身为部落酋长,我深感使命的沉重。但是,不管前面是冰天雪地,还是千山万壑,我们将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春风唤不回。

贺雄飞

1998年7月1日于呼和浩特

草原部落创作室

编辑手记

在古龙刀光剑影的武侠世界里，曾有一个独树一帜的南海剑派。这个门派人丁稀少，行事怪僻。说到武功，可以八字概括，是谓剑走偏锋，而又异常犀利。对此，少林与武当都是很头痛的。因为以武当看来，此门派功夫很邪，有违清静无为的本色；以少林看来，此门派招式太狠，全无雍容大度的威仪。两派高手忧心忡忡，继而相对苦笑，抚额长吁：“幸好武林中只此一怪，不足为患，否则，无宁日矣！”

倘若，快意恩仇的武林与熙熙攘攘的尘世可以有一丝维系。那么余杰，年方 25 岁的余杰，便是那南海剑派的一员悍将，一枝翘楚。这是作为先睹为快的出版者的我们，在审完全书后的一个感受。

“草原部落”的大酋长、“黑马文丛”的策划者贺雄飞先生，为此书殚精竭虑，几易其名，最后定格为“铁屋中的呐喊”，这与我们出版此书的初衷可谓不谋而合。作为余杰第一本文集《火与冰》的续集，它的骨肉与血脉，仍然发源于那个神秘的抽屉，里面长枪大戟，剑拔弩张，堆满了种种锐利无匹的兵器，余杰在其中运刀如风，啸声连连，那激切甚至野性的呐喊，终于引起了我们专注的倾听，并由是产生了一种善意的设想：何不把这提刀四顾的独舞者走出狭窄的抽屉，让人们也看一看他独特的刀法，听一听他不太一样的声音？我们为此而做了起来，行动的结果，

便是呈现于您面前的这本《铁屋中的呐喊》。

也许是作者未经沧海的气盛，抑或是文字久蛰抽屉的郁闷，试观余杰的所思所写，所呼所喊，无不字字锋芒，不留余地。本来，“兵者，不详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则余杰何苦非要手执白刃，且刀刀见血呢？是某些情形已使他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还是某种状态已令他怒发冲冠，情非得已呢？余杰行文刻利，所思不羁，他自己亦坦率地承认：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立场，边缘的状态，乃是支撑他写作方式的三只鼎立之足。因此有人谓之为文学界的异数，思想界的另类。作为出版者，我们没有给思想定性的权力，也缺乏为文学定位的功底，因此我们不必细究乃至深论他“另”在哪里，又“异”在何方，更无意造成“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的声势。我们所做的，只是将它取出抽屉，连缀成册，放在您的面前。也许您会佩服余杰的深刻与睿智，也许您会鄙夷余杰的片面与浅薄。然而无论激赏，抑或轻蔑，都是您不可或缺的神圣权力，一如我们自己对余杰观点的非常同意，与不能同意。

这本书不是宽容的，它可能会得罪一些老前辈；这本书也不是成熟的，它通篇充满了反叛与偏执。然而让我们一起重温鲁迅先生的教诲吧——“以为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每一本书，从每一个人看来，有是处，也有错处，在现今的时候是一定难免的。”

文海茫茫，思海更茫茫，海是雍容的，所以它广博，海又是激情的，因此它吸引了那么多看海的人，极目一望无际的波涛，我们的目光，又怎能定格于一艘帆船呢？

出版者

1998年9月1日

目

录

第一辑 口吃的人

“一艘泰坦尼克号满载着一个时代的梦想沉没海底,等待着几百年后的被虚构与被侮辱。”那些鲜活的生命像下饺子一样跌落冰冷的海水之中时,观众的感情早已在爱情故事中被耗尽。

——《最后的神话》

那塔,那湖	(3)
毕业生	(9)
欲望号街车	(17)
等你敲门	(21)
朋友们	(23)
激越之爱	(34)
绝望之爱	(42)
最后的神话	(51)
残缺之美	(53)
天路历程	(57)
从容	(66)
朴素	(70)
专一	(73)
父亲的自行车	(76)

寻回心灵深处的感动	(78)
故乡的盐	(81)
湖光篙影里	(84)
花开之际	(87)
叶知秋	(89)
爱的金苹果	(92)
风筝——献给我的初恋	(94)
赤足之美	(98)
口吃的人	(101)
中关村的故事	(106)

第二辑 冷言冷语

“中国只任虎狼侵食，谁也不管。管的只有几个年轻的学生，他们本该安心读书的，而时局飘摇得他们安心不下。假如当局者稍有良心，应如何反躬自责，激发一点天良？然而竟将他们虐杀了！”

——鲁迅

“透明”的阿丹	(115)
嘴踢足球	(118)
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三·一八”惨案七十二周年祭	(120)
底层体验与体验底层	(127)
王实味：前文革时代的祭品	(137)

反叛之后	(142)
丑陋的牡丹花，丑陋的日本人	(145)
人文与文人	(148)
谁是白痴	(154)
知识分子：终结或再生	(158)
给理想一把梯子	(170)
无花果时代	(174)
缺席的主格	(177)
“铁哥们”蒙博托？	(180)
鲁迅的偏激	(183)
那见不得人的去处	(186)
知、行、游	
——重读杨绛	(189)
王府花园里的郭沫若	(200)
驳季羨林先生论中西文论	(204)
附：钱理群《读文有感》	(211)

第三辑 笑傲文坛

他们本该是法律知识最丰富的那类人，在一个专制主义的社会里，他们却恰好是破坏与践踏法律的那群人。他们并非先天低素质、黑心肠，而是被无边的权力所腐蚀。

——《我看〈水浒〉》

马克·吐温：一种悲剧性的笑声	(219)
爱是不死的欲望	(222)

书是书，道是道

——读《殷海光林毓生书信集》…………… (227)

读史早知今日事

——读陈寅恪的诗…………… (231)

焚书…………… (236)

爱是脆弱的

——读邦达列夫《瞬间》…………… (242)

历史我独行

——高阳其人其文…………… (246)

那一代的风流

——读夏晓虹《旧年人物》…………… (249)

书卷多情似故人

——读《漫卷诗书·陈平原书话》…………… (252)

灵魂的创伤

——读《太阳消失之后·王晓明书话》…………… (255)

挣扎的心

——读钱理群《压在心上的坟》…………… (258)

一切皆流

——读凯鲁阿克《在路上》…………… (262)

瞄准当代的心脏

——福柯对人文科学的批判…………… (266)

身体与灵魂

——读福柯《监督与惩罚》…………… (278)

我看《水浒》…………… (283)

第四辑 历史迷宫

中国政治是不约束小人的，它的最大特点是：用小人来约束好人，最后将好人统统变为小人。

——《〈资治通鉴〉批判》

《资治通鉴》批判 (303)

附录：部分书评和读者来信

另一种声音 孙 郁 (409)

少年余杰的呐喊 谢 泳 (413)

蝙蝠侠余杰 何志军 (415)

《火与冰》与青春写作 吴晓东 (422)

钱婉约致余杰（附：余杰致钱婉约） (427)

张嘉谚致余杰 (431)

燕子致余杰 (433)

为抽屉而写作（后记） (4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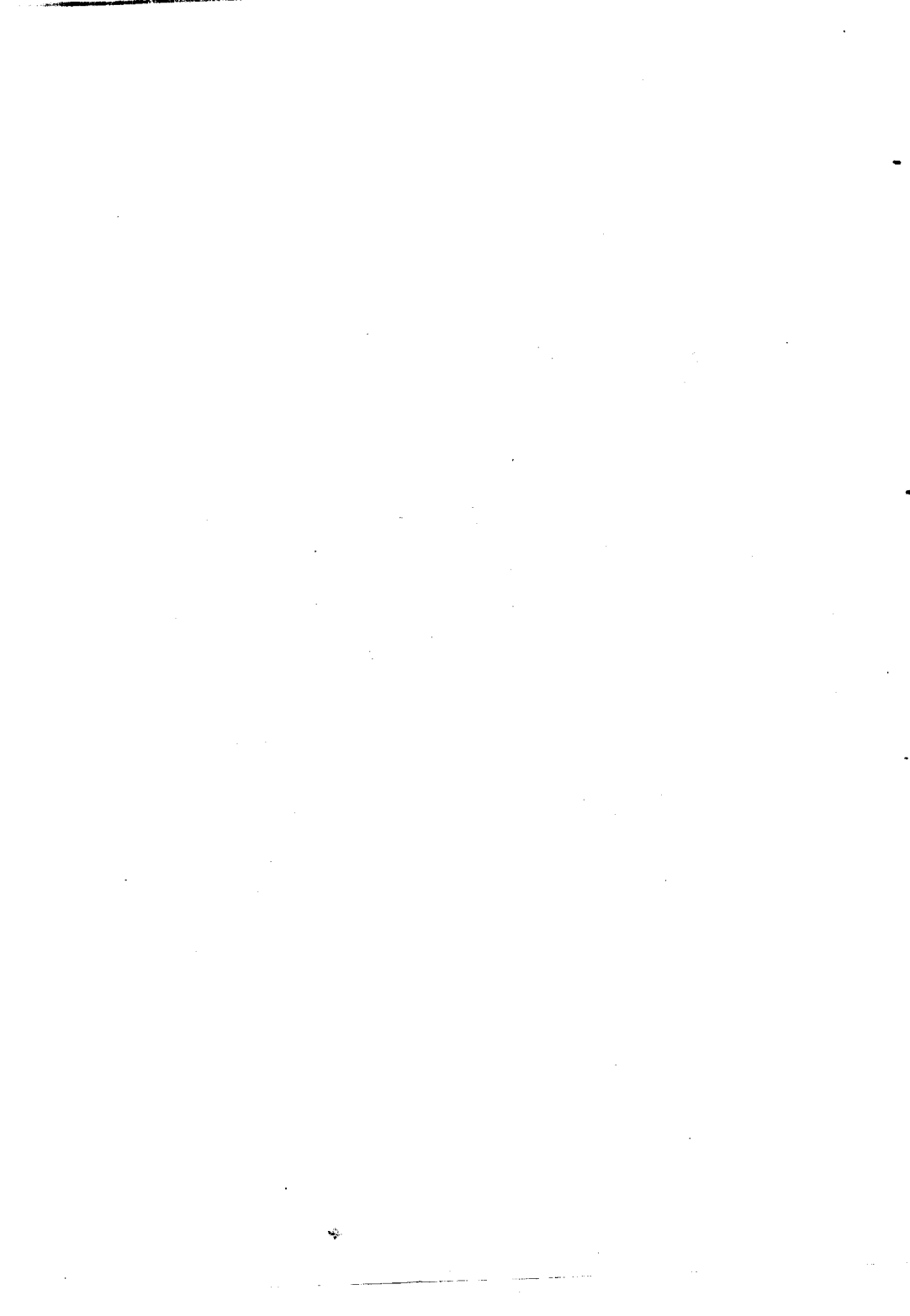
第一辑 口吃的人

塔与湖都是有灵魂的，它们的灵魂是千千万万人的灵魂，是北大的灵魂，北大如果没有了塔和湖，就像胡适之先生所说的，“长坂坡里没有赵子龙，空城计里没有诸葛亮”。

——《那塔，那湖》

“一艘泰坦尼克号满载着一个时代的梦想沉没海底，等待着几百年后的被虚构与被侮辱。”那些鲜活的生命像下饺子一样跌落冰冷的海水之中时，观众的感情早已在爱情故事中被耗尽。

——《最后的神话》



那 塔,那 湖

在我之前很久,另一个人在渐渐逝去的黄昏中
把这些书籍和黑暗视为自己的命运
迷失在曲折的回廊上
带着一种神圣而又莫名的恐惧
我意识到我就是那个人,那个死者,迈着
一致的步伐,过着相同的日子,直到终结
世界先是变丑,然后熄灭

——博尔赫斯

那塔,那湖,那些书,那群人,那片林子,那些花朵,那座校园。

我来之前,这里曾经很灿烂。我不忍说“曾经”,说起来,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痛。我来之后,时光已经凋零,如勾海里入夜的荷花,如枫岛上无鸟的旧巢。只有湖还在,宁静如日本俳句里的古池,蕴一池的寂寞,等了许久,也没有等来一只入水的青蛙;只有塔还在,灰尘满面,鬓也星星,落下倾斜的背影,在夕阳的余晖中喃喃地自言自语。

前清的王子和公主们在这里嬉戏过。那时候,还是康乾盛世,该辉煌的还辉煌着。那个倒霉的英国使节曾在这里下榻,因为不肯向大清帝国皇帝下跪而结束了他屈辱的出使。可他牢牢地记住了这片园子。半个多世纪以后,他的子孙们又来了。这一次,他们

一把火烧掉了“万园之园”的圆明园，也烧掉了圆明园旁边一片拱月的星辰：畅春园、蔚秀园、承泽园、镜春园……美丽的名字流传下来，大观园那样流光溢彩的想象流传下来。以致我每每阅读北大教授们的著作，在最后一页发现“写于京西××园”的文字时，总认为教授们都生活在桃花源一般的乐土上。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觉。实际上，剩下来的只有一群单调、笨拙、丑陋且拥挤的楼房，它们建于五六十年代。楼房与楼房之间是坑坑洼洼的水泥道，半黄半青的小块草地，以及匆匆行走、面有菜色的教书先生和学生们，他们几乎全都未老先衰，吃力地蹬着锈迹斑斑的自行车，为生存无奈地奔波。

仅有的美丽定格在未名湖区，没有人敢给湖起名字，尽管这是一个不起眼的人工湖。经历了一年又一年的淤塞与浚通，水已不是当年王公贵族们眼中清亮清亮的水。每天早上，一堆堆的老人聚在湖边，在舒舒缓缓的音乐里练习气功。未名湖的早上是属于老人的，青年人都缩在被子里等阳光爬上他们的脸庞。要么就有几对约会的恋人，依偎而行，与演练气功的老人们一样物我两忘。湖边的德斋、才斋、均斋、备斋一字排开，朱阁绮户依旧，只是德才均备的风流人物们早已不见了萍踪侠影。

冬天，湖水结冰了。冬季，未名湖有两三个月可以溜冰。这对来自温暖的蜀中，不曾见过冰冻的湖面的我来说，的确是件奇妙的事。在燕园度过的第一个冬天，冰还没有冻结实，我便冒冒失失地走上去，果然是“脚履薄冰”，只听一阵咔嚓咔嚓的声音，脚下裂开一道长长的缝隙，一直向对岸延伸。我魂飞魄散、连滚带爬地往后退，发现那块沙洲上的石鱼还有半截身子露在冰面上，赶快紧紧地抱着它。石鱼竖着身子，似乎在与凝固的命运作最后的挣扎。而我抱着它，分享着它那冰冷的体温。瀚海就是天堂吗？清醒就是沉醉吗？那一瞬间，我哭了，对着空寂无人的白茫茫的未名湖，就像当年抱着老马痛哭的尼采一样，我也想对石鱼说：“我受苦受难